

得他和我同住新竹靈隱寺講佛學，沿途談天說地，語語誠實，透露出其心脾，這也可說是個至情人了。師生的衣物，他親自照料，好像自己是個僕役的人一樣。而車輿，他是再三遜讓的給我坐，他自己却徒步走，像這樣為人服務而無階級觀念的人，今日佛教界之大德法師們，能有幾人？靈隱寺要推舉他的住持，他曾商之於我，及道源戒德二師，我們一概表示贊同，惜因緣差別未就。

有一次，師生十多人的相聚。其中以他和道師及我三人，年齡較長。而道師是和他結為手足之誼，却和我又是二十年前廬山的老同學。他們兩個人會一度的談及往事，也有彼此贊揚的，也有彼此責難的；但兩造均徵詢於我，那時，我只有說他們都很好。在三個人中，慈師先我們而去了，要再聚首談歡是不可能的！嗚呼痛哉！

慈師離開了青草湖後，直到今日都住在汐止彌勒內院。該處達心師頗能發心建樹道場，迎接慈師及內地同學去講習佛法。彌勒內院就是由他慘澹經營修築起來供養慈師講學用的。最初，人多屋少，慈師和同學們一同起居一同臥眠在一個廣單上的——共同甘苦的精神卓越可欽！后又另建一座新講堂，中間做講室，兩頭為寮房，一頭即慈師的關房，另一頭為教師的臥室。新居初落成時，慈師用親筆函，加蓋彌勒內院章及其私章邀我去住。當時我以為該院同學親近慈師有年，佛學已有相當研究，似毋須再要用訓話式來講說，我有時可以短期的講點東西，這樣，也就不必定常住在汐止了，所以也就未能應邀。但至今一想，慈師的這種情意，是使我異世忘不了的。而他的一封信，也將是永遠終身和我做伴的！嗚呼痛哉！

近兩月前，聽到他有病，很嚴重。我除用書信慰問他，並曾前去瞻視他。他的回片說：「賤體現已復原，請免垂念。」怎的在近日會有緣衣傳來噩耗的呢？噫！慈師是個菩薩，他的死后表現，他的遺囑，都顯得他是不離開這個人間的。我們也很盼他即時乘願再來，衆生可以得度，佛教可以興盛。大家等待着吧！

五、一八，金山。

悼念慈航老法師白聖

慈航老法師，祖籍閩北，俗姓艾氏，號繼榮，字彥才，世代書香門第，早年失却怙恃，孑然一身，因幼時嘗見鄰近寺僧修道莊嚴，深受感染，故於十八歲便出家於泰寧娥眉峯，拜自忠老和尚為師，是以因緣成熟，得遂宿願，從此雲履徧歷中外，曾參訪國內各大名山叢林，親近各大善知識，嘗聽道於諦閑法師和度厄長老，請益於大虛大師，其自幼學儒家經籍，國學殷固，加之各大法師長老之開示，繼數度閉關，研讀藏經，因此佛學博深，熟諳教理，民國十九年，赴南洋諸國弘法，並創辦中國佛學會，歸國不久，當抗戰軍興，即赴緬甸印度，錫蘭等國聯絡同道，共赴國難，每到一處，宣揚佛法而外，輒創辦佛教教育事業，弘化大眾，培植後進為務。民國三十七年受聘來臺，復創辦佛學院，後因經費拮据，始停辦，復經汐止靜修院達心，玄光兩位住持發心，募建彌勒內院，請師駐錫其間，講授大乘經論；法緣殊盛，尤其青年僧伽，莫不負笈前往聆法，師為人坦率，胸襟曠達，其道德涵養之深，尤令人景慕。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下午十時慈航老法師圓寂於汐止彌勒內院法華閣中，當這哀音傳出，吾佛教同仁驟感眼前一陣黑暗，則莫知所從，若似天邊隕落光燦之巨星，猶如洪水傾折，同道之精神堡壘，法壇從此黯淡矣！白聖與慈老嘗與教於度厄和圓瑛兩位老法師，乃吾卅年前之學友，且為同門之法兄弟也，其感情之融洽，實因吾志同道合故，每在一起，除切磋法理外，便討論將如何挽救佛教之厄運，驅除異端，樹立正信，常因聚少離多，雖然書信頻通，終恨不得携手共圖宏志。自共匪竄據大陸，吾等展轉來臺，痛感河山淪入火海，奸匪毀滅佛法，殘害佛子

了宏揚佛法，為了造就人材，所以未患病以前，每天都不辭勞苦的講七八課，就是患病以後請他老人休息也不肯，而且還對我們說：你們求學的期間只有一年，如果我今天休息，明天休息，那末這樣豈不是辜負了你們來求學的心嗎？所以這時候想到我們的老法師為人為教的犧牲偉大精神，怎不令人痛徹肝腸呢？

我又想起了老法師講課時說的話。他老人說：「每一個學校都有放暑假，寒假，春假，唯有我們這裡無論過什麼年節都有課講（未辦學以前），最好到了臨命終時，就這樣在講課時一下子就去了是多麼好呢？」老人的示寂，在他老人本身大概是滿願了，但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的學業未成功，又一代靈轟烈烈的佛教偉人，就此辭世長眠了，是多麼傷心而不甘願啊！我真是做夢都沒有想到我們的

老法師一病就不會好了。唉！老法師！我們大家所敬慕的慈公老法師啊！您的入滅不單是給我們佛教青年的不幸，您更是帶給整個佛教的不幸！現在您去了，佛教靠什麼人來領導呢？僧青年靠什麼人來領導呢？

唉！這時候盡管我如何的哀慟，盡管我是如何的悲傷，去了的老法師畢竟是去了，好像過去的日子一樣再不會回來了。但是老法師為人為教，慈悲喜捨，誨人不倦的偉大神靈永遠活在我的心中，永遠永遠的活在每一個佛教徒心中。

老法師的遺囑原來會說「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來來去去，永無休歇」。我相信老法師一定能乘願再來，而且我要至誠懇切的祈禱老法師早日乘願再來！

所幸者來臺佛教大德，尚不乏人，尤其嚴戒律已，婆心度人之慈老亦蒞寶島，私心自喜，自然驅使吾重相聚首。默思其品德高厚，苦行一生，給人以深刻之感化，誠為吾僧伽之表率也。師之來台不僅同道得獲益友，青年得獲良師，實則為佛教前途之一大幸事也，前歲嘗與我議閉關事，我則力勸目前不應進入關房，來臺之法師甚少，待做之事正多，其因願心促使，終未依我所勸，此後我則時常前往探望，藉便請益，然每見必談至興盡始返，本年四月初前去看望，不料竟成最後之一見也，當時被執一箋示我云：「此乃遺囑，暫不予你，俟臨去時再行奉贈，並拜託代我料理身後事」，說這話時，有道源及彌勒院幾位法師均在其側，咸認此言不過戲之耳，詎料慈老却預知其歸期。

五月初間我赴豐原講經，開講第四天（即初六日）忽接慈老病危急電，促我速來，聞信之下，即摒擋返北，迨至汐止，始知慈老業已示寂，然對其安祥遺容，木立移時，莫知所以，其內心之憂傷，非筆墨所能形容也！明知此不過暫時分別，不久將會乘願再來，但當這國運日艱，佛法式微之下竟撒手而去，我不禁悲從衷來，涕淚交並！慈老別去，實則不止我失却益友，佛教青年失却導師，尤堪痛者佛教前途正多艱險，却失去中流砥柱，法壇健將，在這雲雲衆生之苦海裡，失却津渡寶筏，我不為同門法兄弟哭，我不為數十年之情誼哭，我為苦難衆生而哭，我為多難佛教前途而哭！

慈老！你既知欲去，遺書何不早日賜我？果知你行期在邇，我當不至遠離，尚有幾多有關佛教事宜共你籌劃也。而今已矣，我將在黑夜之中，崎嶇路途之上，獨自踉蹌前行，師之身後事，當遵屬辦理，不須掛慮，但望早日乘願來會！佛教幸甚！衆生幸甚！

我與慈老恩師的關係

釋律航 現年六十八歲

- 緒言
- 一、一見傾服
 - 二、詔助教育
 - 三、懇勸出家
 - 四、方便剃度
 - 五、同遭僧難
 - 六、囑護同學
 - 七、玉成閉關
 - 八、勉受具戒
 - 九、法門爭論
 - 十、待人寬恕
 - 十一、輕財好施
 - 十二、策勵弘法
- 結論

緒言

我若不蒙 慈老的殷重勸勉，決不會拋棄棄子而傾入空門。我若不經慈老懇切開示，決不能對淨土法門一門深入。我若不受慈老為法忘身的感召，決不肯以重死頹齡奔走結緣。可以說我六十歲以前，是一個地道軍人，六十歲以後，變成一個新戒比丘。這是我今生九十度的大轉變。唉！父身生長我的色身，慈老引發我的壽命。可憐父母見背時，我因擔任抗戰職務，而不能親視含殮，已抱恨終天。今日恩師示寂時，我又在外弘法，而不克親承顧命，更覺對愧神。所以每一念及親恩師義，真如萬箭鑽心，而欲哭無淚，欲語無言。茲因各雜誌擬出慈老逝世紀念專刊，一再敦促屬文以充篇幅。我只好忍痛追述我個人與慈老七年相處的經過梗概。至於慈老一生修持，弘法度生精神，和事蹟，惜未道其萬一。尚望各界大德文豪，發揮光大，永垂不朽。

(一) 一見傾服

當民國卅七年，我到臺灣，偶然與臺北東和禪寺會善信居士，漫談在臺僧界大德。他說：「不久由南洋請來一位慈航法師，本省佛教分會定期開一個歡迎大會，你可以來參加。」我準時到會，忽見萬目睽睽時，山門進來一位身披黃衣的和尚，道貌十分魁偉莊嚴，又聞一片鼓掌聲，大家肅然起敬。登臺演講，口若懸河。講畢供齋，幸與同席，

悼我敬仰的慈大公師

我是個，無福無慧的本省青年，不會寫文章來紀念或追慕。真是一心之餘而筆不足一說來頌感慚愧！關於大師對佛教的偉大貢獻事蹟，我想總有許多大德先進來敘述，我現在只想表示一點點我對大師的敬仰！

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當我未生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大師的法雨就在佛教中遍灑了。當 大師自南洋法駕臺灣宏法辦學的時候，德名就好像春雷似的的鼓動了我的耳膜——我未皈依前，就在宜蘭和臺北間，用通信方式，獲得大師很多寶貴的開示，還有佛書和雜誌等等的施與。這種恩德，將使我永遠不能忘懷！

我能够皈依佛門進入法海，都是蒙慈慧師兄（唐潮清居士）的感化啓蒙，他寄我許多佛書雜誌，如淨土月刊等，但可笑的是這位通信朋友——慈慧師兄一直到現在，不知是否緣聖，還沒相會過。雖然老想去專程拜訪，可是時間上的不許，公務的繁忙，阻止了我的啓程。

記得當我八年前持着慈慧師兄的介紹函，第一次拜見慈大公師的慈容親聆法音時，是在新曆元旦日，地點是臺北的法華寺。那時候求受皈依的人只有二人，另一個師兄取法名慈元。我蒙賜法名慈旦。我自那一天起精神上，便得了無限的法喜！委實像種下了一颗菩提種子。後來因公務調來基隆，因此與汐止間時常可以去拜聆開示，身心上感到無限的欣慰。

唉！那知福薄的慈旦，偏偏又留不住 大師的住世，他老人家竟